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大众文艺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宋建超 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Ostrovsky, N.) 著; 宋建超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钢… II. ①奥… ②宋…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02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15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第一部

1

“节前到我家里补过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虚弱的胖神父，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说。

他那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不安地看着这个穿法衣的神父。

“你们坐下。”神父对那两个女孩子说。

两个女孩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盯着四个男孩。

“小家伙们，给我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会抽烟？”

四个人小声道：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气得脸色发紫。“小混蛋，你们不抽烟，面团里的烟末儿是怎么来的？都不抽吗？好，那就来瞧瞧！快把口袋翻过来！听见了没有？翻过来！”

三个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之后，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了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缝，也没有找到一点烟末儿。他转过去对着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孩子，盯着他破旧的灰衬衫和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木头一样？”

那黑眼睛的小孩望着神父，低声回答说：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着那缝起来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谁会干出这种坏事

——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不开除你吗？哼，你这小混蛋，这回可不能便宜你了。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没有开除你，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他猛地揪住那小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他们几个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想着该怎么回家呢？他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挺认真的母亲，该怎么交代呢？

想到这里，他满眼泪水了。

“这个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该死的老混蛋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现在谢廖沙倒没事了，我大概是要给开除的。”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有仇。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教师不准他回家吃饭，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瘦瘦的高年级教师，穿着黑上衣，正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保尔吃惊地张大了嘴，听着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相像。他觉得很奇怪，想站起来说：“先生，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不同呀。”由于怕挨罚，他没敢问。

保尔的圣经课，在班里是最好的。祈祷书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关于这件事保尔想问问瓦西里神父。下次上圣经课时，神父刚一坐

下，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后，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高年级的教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瓦西里神父那尖厉的喊叫声打断了他的：

“小混蛋，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不等保尔答话，神父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猛撞。

回到家里，母亲又严厉地责备了他一顿。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从那以后，保尔对神父既恨又怕。他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更不会忘记神父冤枉他这一顿。

瓦西里神父经常为了些极小的事情就把他赶出门去，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在教室的角落里站立，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害得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时，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父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拥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保尔忧郁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无法帮助他的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头来，用低沉的声音，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吃了一惊，心怦怦直跳，向教员室走去。

车站餐厅的老板，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留下他吧。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不准偷东西。”

“啊，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敢担保保尔什么也不偷。”母亲惊慌地说。

“那好，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道，他转身对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小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霞安顿他，顶替格里什加。”

齐娜放下了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食堂，朝通到洗刷间里的旁门走去。保尔在后面跟着。他的母亲一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要好好干，别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的活儿很多：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几个女人肩膀上搭着毛巾，正在那里擦着。

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些、长着一头火红色乱发的小男孩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冒着蒸气，整个洗刷间给弄得热汽腾腾的，保尔刚进去的时候，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该到哪儿去。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身旁，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新来的小伙计顶替格里什加的。你吩咐他活儿吧。”

她转过身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头儿。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了，她就转身回去。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说，看着站在他前面的佛罗霞，等候吩咐。佛罗霞擦去了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把他打量了

一番，然后把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起来，用一种非常动听的、深沉的声音说：

“小兄弟，你的活挺简单：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里面的水要老开着，木柴要你自己劈，你还得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小兄弟，你的活儿很多，够你忙的了，”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把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说话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让保尔觉得高兴些了。

“看来，这位大婶还可以。”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佛罗霞：

“现在我该干什么呢，大婶？”

保尔刚说到这儿，女工们就哈哈大笑起来，把他最后的话盖住了。

“哈哈！……佛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最厉害。

蒸汽弥漫，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佛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难为情，他又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做什么？”

那个男孩子嘻嘻地笑着，答道：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只是临时工。”说完，他就跑进厨房去了。

这时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家什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我擦叉子吧。干吗笑得那样厉害？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给他一条毛巾，说：“给你，拿去，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儿在这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一点儿脏东西也没有。咱们对这件事挺认真。要是找到一点儿的脏东西，那就坏了，老板娘就把你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那个男人不是老板吗？”

那女工笑起来了：

“孩子，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个废物，事情都由老板娘作主。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知道。”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盘子走进来。

其中有一个家伙说：

“快点干，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你们怎么还是这样慢。”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

“这是谁？”

“新雇来的。”佛罗霞回答说。

“啊，新雇来的，”他说，“那么，小心一点儿，”说着他把保尔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准备好，你看，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剩一点儿火光。今天就算了，明天要再是这样，你就得挨揍。明白吗？”

保尔什么也没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活。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那样卖力气。他知道：这里跟在家不一样，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那个堂倌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揍。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着炉筒，使劲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着火星来了。他又提起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搭在水烧开了的茶炉上面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到了深夜，保尔才走到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非常累了。那个年纪大的洗家什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走后关上了门说：

“嘿，这孩子有些怪，忙得像疯子似的。不是迫不得已，才不会到这里来干活呢。”

是呀，这孩子不错，”佛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做做就懒的，”鲁莎反驳说，“开头全都很卖力……”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经精疲力竭，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的男孩子。

那个孩子看看一切井井有条，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来，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气，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绝对不许反抗的腔调说：

“喂，小鬼！记住了，明天早上六点整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七点才换班呀。”

“谁要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

那孩子的盛气凌人的声音和傲慢无礼的态度把保尔惹火了。他本想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只是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才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说：

“别这么大火儿，别吓唬人，要不，有你好看的！明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

对方吃惊地向着大锅倒退了一步，瞧着怒冲冲的对手。他没料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有点手足无措了。

“那好啦，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当保尔迈着大步走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了。他现在也在挣钱，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人了。

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很快就可以看见保尔家的小屋了。就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面。

“母亲一定刚刚起床，我已经下班回来了，”他一面想

着，一面加快脚步，嘴里吹着口哨。“离开学校也好。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你好好念书的。真想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在推开小门的时候，又想起来：“我非要揍那黄毛小子的狗脸不可，对，非得揍他一顿不可。”

母亲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见儿子就慌忙地问他：

“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要告诉他什么话，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可以看见他哥哥阿尔焦姆的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有些心神不宁。

“昨天晚上才到的，以后他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调车场干活。”

保尔踌躇着推开了房门，走进屋去。

他哥哥回过头来，浓黑的眉毛下面，两股严厉的目光直盯着保尔。

“啊，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好，好，你干的好事！”

保尔明白，跟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阿尔焦姆要打我一顿了。”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阿尔焦姆不想打他；他两肘拄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一种又像嘲弄、又像轻蔑的目光盯着他。

“你像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干起洗家什的活儿是不是？”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只顾研究那个突出的钉头。阿尔焦姆却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了。

“看情形，也许不至于挨打啦。”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时，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让保尔把课堂上的事情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你这样不成器，往后可怎么办啊？”他母亲发愁地说。“唉，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样子究竟像谁呀？老天爷，为了这孩子，我受了多少罪！”她埋怨说。

阿尔焦姆推开喝干了的茶杯，对保尔说：

“听见了吧，弟弟。过去的事别提了，往后你可要小心，干活儿要老老实实。要是这个地方再把你赶出来，我可不饶你。你要记住。别让妈再操心了。一年以后，我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个学徒，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什是不会有出息的。得学门手艺。我往后就在这儿做活。不再让妈替人家做工了。她在各式各样的混蛋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可是你，保尔，要注意，以后要好好地做人啊！”

他站起来，挺直了又高又大的身躯，穿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对母亲说：

“我有事要办，出去一个钟头。”说着他就弯腰过了门楣。走出去。

他到了院子里，经过窗户跟前的时候，又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让妈拿给你。”

车站餐厅白天黑夜都营业。

有五条铁路线在谢别托夫卡中继站交轨。在这个拥挤的车站上，成百的列车开进开出，由战线的这一方面调到战线的那一方面。无数的伤兵从前线运来，而新兵又像灰色洪流似的，不断地往前线运去。

保尔在餐厅里干了两年，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紧张。二十几个人忙碌不堪。十个堂倌穿梭于食堂和厨房之间。

两年里，他的工钱由八个卢布加到十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这期间，他受了许多磨难，给厨子当下手，让煤烟熏了六个月，后来又给调到洗刷间去，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儿不喜欢他，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耳光会戳他一刀。要不是保尔很能干活，他们老早就把他撵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乏。

在餐厅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一样，端着盘子，从餐厅到厨房，不停地跑上跑下。

每天夜里，安静下来时，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仓库里，开始“么”呀“九”呀地大赌起来。保尔经常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们每个人当了一班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一次给他们半卢布或者一卢布是常事。他们接着就大喝大赌。保尔憎恨他们。

“这些该死的畜生！”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一个头等的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进那么多——怎样赚来的呢？来回地端着菜盘子。然后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

保尔觉得他们也跟那些老板一样，是另一种人，是他的敌人。“这些畜生，他们在这里伺候人，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富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

有时他们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吃得肥胖的老婆带来。他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洗家什的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愿意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她们的肉体卖给在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那么她们就被赶走。

保尔已经发现生活的底层。从那里，一阵阵腐烂的臭味，泥坑的潮气正朝他这个如饥似渴地追求一切新鲜事情的孩子扑过来。

阿尔焦姆没能把弟弟荐到调车场去当学徒，他们不收童工。可是保尔希望有一天能够离开这地方，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屋把他吸引住了。

他经常去看阿尔焦姆，跟他去检查车辆，尽力帮他一些忙。

在佛罗霞离开食堂之后，他更加感到烦闷了。

这个快乐少女已经不在，保尔这才更深刻体会到他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而现在，早上来到洗刷间，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吵骂，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和寂寞。

夜里休息的时候，保尔把大锅下面的火添好，然后在敞开的炉门前面，眯着眼睛看火——火炉烤得他非常舒服。此刻洗刷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不知不觉地，他想起了不久以前的事情，想起了佛罗霞。那时候的情景又清楚地出现在他眼前。

那是星期六，在夜里休息时，保尔顺着梯子到楼下的厨房里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看了看仓库，因为平常赌博的人都聚在这里。

他们正赌得起劲，扎利瓦诺夫是庄家，面孔高兴得发紫。

保尔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普罗霍尔。保尔赶紧躲到楼梯下面，让普罗霍尔走到厨房去。楼梯下面是黑暗的，普罗霍尔没看见他。

当普罗霍尔转弯往下走时，保尔看见他那大脑袋和宽肩膀。接着又有人轻快地跑下楼梯，保尔听见一个熟识的声音说：

“普罗霍尔，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转过身，向上面看去。

“什么事？”他不愉快地问。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保尔认出那是佛罗霞。

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子，用一种微弱的哽咽的声音哀求道：

“普罗霍尔，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挣开了自己的胳膊，恶狠狠地对她说：

“什么？钱？难道我没有给你吗？”

“可是，他给了你三百个卢布。”佛罗霞的声音里带着哭声。

“什么？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讥笑她说，“你想全都拿去吗？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就够多了。你想想，你的运气多好！那些比你干净得多的、读过书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呢。你一个洗盘子的，只在床上睡一夜，就挣了五十个卢布。得，我再给你二十卢布，再多那可不行，你要是知足点，往后还会挣到的，我给拉客。”说完，普罗霍尔便转身走进厨房。

“你这个流氓，畜生！”佛罗霞在他后面追着咒骂，接着她就趴在柴堆上哭起来了。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听到了这些谈话，又眼看着佛罗霞在那儿伤心哭，用头撞柴堆，他气愤的样子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但他并没有跑出来，而是一声不响地、颤抖地抓住那扶梯的铁栏杆，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念头：

“连佛罗霞也给这些该死的畜生出卖了。唉，佛罗霞啊，佛罗霞！……”

保尔更加憎恨普罗霍尔，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憎恶和仇视起来。“啊，要是我有力气，我一定揍死这流氓！”